

再跃进文艺丛书

鼓乐喧天迎公社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再跃进文艺丛书

鼓乐喧天迎公社

王水根 陈 浩等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1959•

再跃进文艺丛书(18)

鼓乐喧天迎公社

王水根 陈 浩等著

✱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

✱

书号 0066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6 印张 2 字数 35,000

1958年10月第1版

1959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5,001—16,500 定价(六) 0.15元

前 言

中共上海市委在八月十五日向全市工、農、商、學、兵各個戰綫上的男女同志們發出了戰鬥的號召，號召大家在工業戰綫和其他各個戰綫上躍進再躍進。在這同時，市委選擇了江南造船廠、上海第一鋼鐵廠、國營上海第二棉紡織廠、公私合營銅仁合金廠、國營上海第二印染廠、公私合營永鑫無縫鋼管廠、公私合營大達電機制造廠、公私合營大安機器廠等八個先進的工廠，將這些單位比較突出的經驗進行了初步總結，寫成文章，在黨報、黨刊發表，目的是發揚先進，互相學習，從而促進各個戰綫上的躍進形勢進一步發展，躍進再躍進。

文藝是時代的晴雨表。我們現在正經歷着“一天等于二十年”的時代，我們的國家正以萬馬奔騰大躍進的雄勢建設着社會主義，這就要求而且必然要在文藝作品中得到生動的反映。

“再躍進文藝叢書”就是在今天全國人民的共產主義覺悟不斷提高，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不斷提高，破除迷信，大鬧技術革命文化革命，干劲沖天，躍進再躍

進的形势下產生的。目的也是运用文藝的形式來發揚先進，反映先進單位、先進人物的革新創造和偉大的生產業績，收到互相學習，啓發教育的作用。

本書是以人民公社為題材的一個特寫、小說集。書中歌頌了公社的無比優越性，生動地反映了農民向往公社的心情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編輯部

目 次

人人爭說公社好·····	罗一平 (1)
深夜申請入公社·····	金宗武 (6)
人民公社的第一次劳动·····	鍾錫知 (9)
迎接人民公社·····	張煦棠 (14)
共產主义思想閃閃發光·····	胡万春 曉 立 (19)
鼓乐喧天迎公社·····	王水根 陈 浩 (27)
人心向公社·····	鄭 鏗 (32)
第一面紅旗·····	徐寿鏗 趙 成 (38)
“鑼鼓敲 公社到”·····	汪家千 罗一平 (45)
合傘·····	曉 立 胡万春 (51)
奔馳在田野上的人·····	顧小嵐 (60)

人人爭說公社好

——記上中鄉南郊社社員歡欣鼓舞迎公社

羅 一 平

喜 氣 洋 洋

提起人民公社，上海縣上中鄉南郊社的社員們，个个歡欣鼓舞，喜氣洋洋。老媽媽講起公社，都咧着嘴巴笑；青年人講起公社，都磨拳擦掌，準備大干一場；就連五、六歲的小孩子也盡拉着他們的爺娘問：“什麼時候辦公社？什麼時候辦公社？”這個社一共只有兩百六十戶人家，可是有關人民公社的大字報却已寫了一萬一千三百多張，平均每家人家寫了四十多張。有許多人還寫了入社的申請書、保證書，放在口袋里，準備等領導上一有表示，就從口袋里掏出來。許多人還寫詩來歌頌人民公社：

年紀已經七十三，
看到事體交交關，
今生第一稱心事，

人民公社办起来。

想起从前兩眼酸，
看到現在喜洋洋；
共產党領導我們把家当，
棉粮滿倉魚滿塘；
現在还要办公社，
手扶天梯上天堂。

一股巨大的热流

人民公社象一股巨大的热流，听到要办人民公社，連現在还在社外的單干戶也安不下心來了，他們說：“我們的生產已落后了一大截，再不赶上怎么办？”現在南郊社所屬範圍里的二十五家單干戶都决定参加人民公社。南郊社附近工厂的职工家屬，也要求参加人民公社。这个社附近是一个工厂区，工厂职工的家屬都分散住在四周的各个農業社里，但又不是社員，其中有些人因为在家沒有事情干，早表示要参加合作社了。現在他們听說要办人民公社，要求入社的心就更迫切了，他們說：“人民公社包括工農商学兵，我們总可以挨上一脚，这一次我們一定要入社。”

十六条和二十三条

人們都承認農業社比單干戶、互助組有很大的优越性,但和人民公社比起來,又不能不承認它还有很多的缺点。南郊社的社員在討論的时候,对合作社土地分散、作物复雜的缺点感受特別深切。在他們寫的大字报中,有很多大字报都講到这种情况:

一隊在黃婆庙,
土地在長桥;
一去三五里,
來回半天跑。

治虫噴藥水,
虫在田中爬,
來个迂迴战(虫爬到鄰社的田里去了),
瞪眼叫“啊呀”!

在談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时,人們的勁头就大了。人民公社到底有多少优越性呢?有的說有十六条,有的說有二十三条,大家議論紛紛。妇女們最高兴的是人民公社建立以后,可以普遍建立公共食堂、托兒所、幼兒園、洗衣組,她們可以从繁瑣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來。南郊社百

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力都是妇女，因为有家务牽累，平时出工的很少，如六隊共有五十个劳动力，过去，每天出工的只有五、六人，一天出來十个人就十分不錯了。現在这些妇女提出保証：“人民公社建立后，我們都可以出來。”社干部对建立公社后可以發展多种經營特別有兴趣。今年这个社准备發展五百只猪、八只乳牛、買一部万能拖拉机，結果，因为沒有資金，什么都沒有办起來。前几个月，他們買了一部小卡車（錢还没有付），却又因为沒有多少东西可裝，到現在还没有很好利用。青年社員对有关人民公社的每一件事都有兴趣，什么事都想插一手。許多人睡覺也在做着“組織軍事化、行动战斗化、生活集体化”的美夢。把工農商学兵結合在一起，可以使人們全面發展，人人成为能文能武的“多面手”这一点，特別能滿足青年人的願望。落戶学生袁金妹說：“我到農村來是自己要求來的，这一点我永远也不会动摇。但我从小爱好讀書、弄机器，到農村后，有时想起这件事，总有些遺憾。現在我这个要求也可以得到滿足了。”女青年屠鳳仙对工農商学兵中最后一个“兵”字特別动心。她說：

工農商学兵，
大家一条心；
能文又能武，
打击美國兵！

新气象 新高潮

为了迎接公社,为了向公社献礼,现在南郊社已掀起了一个新的生产高潮。人们除虫、积肥、抢播蔬菜,日夜出勤。一天,中午吃饭的时候,突然暴雨袭来,人们放下饭碗就往田里奔。这个社的支部书记咸培钰说:“这也是这些日子来的新气象。过去下雨,人们总向家里跑,现在却向田里跑了。”

原载 1958 年 9 月 18 日“解放日报”

深夜申請入公社

金宗武

七月十四日，这天夜里，宝南鄉联明社三百十四戶社員，全部向社里交了加入人民公社的申請書。

向公社交心

晚上八點鐘，各隊开会鳴放辯論人民公社，到会人数之多，情緒之高，是少有的，大家一談起人民公社，个个都乐开了。社員毛樹蓮把一个下放干部拉到人后，要求帮助寫一張申請書，保証以搞好生產的实际行动，來参加公社。毛樹蓮寫好后，又問他的妻子：“你寫不寫？”妻子一听，連忙說：“我要寫，我要做公社第一个申請人。”毛樹蓮噗哧笑了，“我已寫好了，看哪个是第一。”接着，大家都爭先寫入公社申請書。六十八歲的老头毛再根，見到大伙这股勁头，便激动得站了起來，拍着胸脯說：“我的心早已交給公社了，我要馬上把它寫在大紅紙上。”

誰 是 第 一

九点三刻，十隊第一个敲响了鑼鼓，社員們拿着申請書，向社里報喜，在還沒有去大社之前，大家先到各個隊去報喜，剛走到半路，聽見北邊鑼鼓也敲响了，于是立即分成了兩組，一組繼續到各隊報喜，一組先到社里去交申請書，爭取做个全社第一。到社里去的是一群婦女，个个摸着黑，直向社里跑。特別是她們剛到社里，十一隊也赶來了。在遞交申請書時，十隊婦女樂得忘記帶申請書，被另一組拿到各隊去報喜了。這時十一隊第一个交了申請書，十隊婦女堅決不答應，說：“我們來得最早，應該是第一。”十一隊社員說：“第一是憑申請書，你們的申請書呢？”兩個隊爭持不下。直到深夜一點鐘，大多數的隊都來報喜，十隊社員仍然要社里確定誰是第一个申請的隊，經過各隊社員一商量，感到兩個隊都有理，便一致同意兩個隊都是第一。

兩 位 老 媽 媽

深夜兩點半，六隊報喜隊來了，領頭的是兩位老媽媽，一个是五十八歲的陸小妹，一个是五十三歲的王蘭英，她們抬着汽油燈，腳踏露水，身披繁星，來到了社里。那時，六隊已是全社最后一个隊了，去的人心里都不太愉快，來了以後不願走。陸小妹老媽媽說：“今天我們落后

了，仍然要赶到人家前面去，我們現在連夜向鄉里去报喜，交决心書、申請書。”党支書闕杏元同志劝道：“老媽，你年紀大了，又夜深了，还是明天去吧！”陸小妹說：“辰光还早呢，我年紀不大，才五十多，跑得动。”說着就要走。以后經過左劝右劝，說到鄉里去最好全社去，各个隊都自願自去报喜，鄉里也忙不了。陸小妹这才同意。

單干戶的心思

办公社的热潮，把單干戶張关荣的心打动了。張关荣是个老上中農，她看到家家戶戶喜气洋洋，热火朝天地申請入公社，就想：“家家都奔向共產主义了，我还在單干，要落后到什么时候”，特别是那个在中学里讀書的女兒，天天都催着家里加入公社，同时，她把自己和合作社作了对比，合作社里水稻人把高，自己水稻只有一尺多高；社員家家富裕，而自己却欠了二百元債；丈夫生了病，田里都是荒草，田分散得活象豆腐塊，顧东顧不了西。單干不如合作社，更不如人民公社了。她下了决心，要加入人民公社，一会儿找党支部，一会儿找隊干部，大家要她多方考慮，不要勉强。她說：“我想好了，走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出路。”十四日的夜里，她拿着申請書交給社里，上面寫着：“人民公社真正好，我促單干真苦惱，力量小來生活难，决心加入公社好。”

原載 1958 年 9 月 18 日“農民日報”

人民公社的第一次劳动

——“青年突击队”見聞

鍾錫知

輕伤不下火綫

田头，百十面彩旗飄揚，夜战时用的电灯在竹竿頂上搖曳，風拂战場，气象万千——我們進入宝南鄉“青年衛星突击队”的战斗陣地了。

在营部政治处，我們遇見了“衛星报”編輯楊学凡，他是上海人民电台下放農村的干部。一大堆油印的“衛星报”放在他的案头，我瞥見一份“文藝創作專号”，不禁順着一首農民寫的詩傳單念了下去：

突击队好，
突击队好，
不怕風雨；不怕累，
鼓足干劲要把“衛星”送上天，
.....

“楊同志，我的脚又伤了。”突然，一个浑身晒成古銅色的青年農民闖了進來，一眼望去，只見他的原來已經搽滿了紅藥水的脚底脚背，現在又在淌着鮮血。

老楊放下油印報紙，把青年農民的腿抬起來平放桌上，在伤口上敷了一層藥膏，并牢牢地包扎了一大片紗布。“这回該歇一歇了吧。”老楊問了一句。

“輕伤不下火綫！”这位十七、八歲的青年小伙子脚剛着地，順口回答了一声，就昂然地向田野跑去。

老楊回过头來，對我們說：“他叫姚永康，腿上好几处伤了，但不肯休息。”

接着，从門外又進來了一个青年，这回是个女的，也是脚上受伤，扎上紗布以后，还是朝“前綫”跑去了。

借問勁头从何來？

冒着傾瀉的大雨，我跟隨副營長王遜言來到陣地上。只有踏上这泥濘不堪、又粘又韌的泥地，才能体会到農民們翻地深耕的艰巨性。一脚端進浸透了雨水的爛泥，要化些力气才能拔出來。远处，一輛拖拉机陷在泥沼里，开不动了。

“为了放高產衛星，我們要在—百五十畝土地上深耕三尺，最深的要达到五尺！”王遜言指着面前深翻了的土地，斷然地說道。

在我們面前出現的是農民們集體創造的奇蹟。這裡已經有幾畝地翻耕了三尺，深有半人多高，象一片河床；挖出來的褐色的土堆在兩旁，象座小山。難怪前兩天有人看了以後當作這裡是在開河。

深耕是一場熾烈的攻堅戰。早晨四點半，笛哨長鳴，整個突擊營集中到曠地上進行軍事操練，接着一百多個小伙子就揸着洋鍬鉄鍬，排成整齊的行列開到陣地上。泥巴勒得很，每一鍬土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，於是大家用光腳板抵住洋鍬口往下推，很多人的腳底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划破了口。

“下雨對我們是很大的壓力，但有時却更加激起我們的幹勁。”王遜言回憶起雨中大戰的情景。大風挾着暴雨襲來的時候，青年農民們干得更歡了，腳下的雨水積成了塘，到後來半個身子都浸在泥水里，但是一鍬一鍬的土照樣往兩岸飛着，戰鬥沒有停止。廣播器里響起了洪亮的聲音，是宣傳員在作田間鼓動：

“一排三組完成任務啦！……”

於是，整個戰壕沸騰了，傳出了與雷雨比高低的歌聲：

我是一個衛星隊員，
不怕困難，不怕艱苦，
志願戰鬥在田間……